



夏山有

醫生畫家・畫家醫生

訪牙科教授黃混生

是秋天了。秋天裡去探訪一個畫家，就住在仁愛路旁有綠葉遮掩的小屋裡。小屋的屋簷還掛著「牙醫」兩個字。

但我們今天不是要嚴肅地討論牙齒的問題，我們要談的是黃教授濃的化不開的那一片綠。

除了一座拔牙的機器外，屋內染滿了綠色的幻想。很美，美的使你想不出悲愁來。

話題由反對取締迷你裙開始，黃教授回憶起童年與少年時期的生活，纖細的眼光中充滿了愉快的神情。

「也許我現在所畫的就是童年時期的一個夢吧！那時候深受我的老師廖繼春先生的影響，決定到日本去學畫，沒想到一考入東京齒大，就無法做一個職業畫家了。不然現在也許在巴黎也說不定哩！」

但在學醫期間，黃教授仍然未放棄他對於繪畫的喜愛，閒遐時總愛到東京的書店，畫廊去逛逛。這期間他對 Van gogh 及 Paul Gauguin 特別著迷。

「那時候真是一段快樂的日子，畫充滿在我的思想裡，成為我的一部分。」

學成以後回到臺灣，他參加各種美術展覽，包括臺省美展，臺陽美展等，屢獲殊榮。

「醫生是我的職業，繪畫是我的生活。其實醫生本身就是一位藝術家。」

畫了這麼多年，黃教授始終堅持著一個屬於自己的方向。白色的小舟航向一個山也綠水也綠的世界，且以一種憂戚打動你的心底，無緣無故地你就喜歡上他的綠幻。

我豪爽地揚起塵灰
將我底所有散佈
甚麼屬於我呢？
我又屬於誰？

黃用的「濁白」曾經這樣寫著，離開仁愛路的小屋，我也這樣想著，在秋天裡。一切的讚譽只是顯出我文字的拙劣而已。只想時常再去看他的畫。